

王荆文公詩箋註

六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

鴈湖李 璧

須溪劉 辰翁

古詩

和王勝之雪霽借馬入省

水填馬不受轍瓦雪得火猶藏溝宿霧紛紛度
城闕胡氣凜凜吹衣裘窮閭閉門無一客剝啄驚
我有前驕強隨傳呼出屋去鼻息凍合髭繆繆投
韉馬鬣任歌側欲出操筆手還抽行思江南悲故
事溪谷冬暖花常流前年臘歸三見白霽色嶺上

班班留杖藜此時將邑子登眺置酒身優游豈如
都城今日事祇恐一蹶為親憂因知田里駕款段
昔人豈即非良謀君家洛陽名實大談笑枯槁回
春柔平生意氣故應在白髮未敢相尋求從容退
食想佳節豈無歌舞相獻酬奈何亦作苦寒調歎
息朝夕無驕驩超然遂有江湖意滿紙為我書窮
愁相如正應居客右子路且莫乘桴浮

史記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投韉不操
箠謂畏寒縮手也款側言身兀兀然○西人語
要宜麥對三白○馬援言吾從弟少游嘗哀吾
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
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卿里稱善人
斯可矣○相如末至居客之右謝惠連雪賦



和吳冲卿鷓鴣樹石屏

此詩歐公蘇子美亦同作

寒林昏鷓鴣相與還。下有跋石蒼孱顏。曾於古圖見
鬚鬣已怪筆力非人間。君家石屏誰為寫古圖。所
傳無似者。鷓鴣飛歷亂止且鳴。林葉慘慘風煙生。高
齋日午坐中見。意似落日空山行。君詩雄盛付君
手。云此非人乃天巧。嗟哉渾沌死。乾坤生造作。萬
物醜妍巨細各有理。問此誰主何其精。恢奇譎詭
多可喜。入於其間乃復雕。鑿刻畫出智力欲與造
化追。相傾拙者婆娑尚欲奮工者固已窮。夸矜吾
觀鬼神獨與人意異。雖有智一作至巧無所爭。所以

一

二

三

號山間。聖沒此寶千萬歲。不為見者驚。吾又以此
知妙偉之作不在百世後。造始乃與元氣并。三五反
如出畫工粉墨非不好。收者他歲久剝爛空留名。能
從太古到今日。獨此不朽由天成。出處尚奇輕貨
力。山珍海怪採掇今欲索。此屏後出為君得。胡賈
欲著價不識。吾知金帛不足論。當與君詩兩相直。

如此結甚佳
不是鼠尾

潭池死見酬王伯虎注。蘇子美云物有無情
自相感不問幽微與高邈。老蚌向月月降胎海
犀望星星入角子美詩意與公雖異而皆佳作
○伏波類西域賈胡。歐詩吾嗟人愚不見天
地造物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鑄鏡刻
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日夜不

得開不然安得巧工妙手憊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煙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號
山深處石乃知以爲天地賊天公有物藏不得

送李宣叔倅漳州

閩山到漳窮地與南越錯山川鬱霧毒瘴薦春冬
作荒茅篁竹間蔽虧有城郭居人特鮮少市井宜
蕭索野花開無時蠻酒持可酌窮年不值客誰與
分杯杓朝廷尚賢後磊砢充臺閣君能喜節行文
藝又該博超然萬里去識者爲不樂予聞君子居
自可救民瘼苟能禦外物得地無羨惡似聞最南
方北客今勿藥林麓換風氣獸蛇凋毒蠱如漳猶
近州氣冷又銷鑠珍足海物味其厚不爲薄章舉
馬甲柱固已輕羊酪蕉黃荔子丹又勝檀梨酢縫
衣比多士往往在丘壑從容與笑語豈不慰寂寞
太守好觴詠嘉賓應在幕想即有新詩流傳至京
洛

一卷
三
三四三十三

潭故閩越王地○子虛賦日月蔽虧注壅蔽虧缺也○世說人磊砢而英多○蠶毒也音整○退之初南食詩章舉馬甲柱關以怪自呈章舉有八脚亦曰章魚馬甲柱今江瑶柱○爾雅檀也○二都賦成競相傳寫洛陽紙貴

送裴如晦宰吳江

震澤與天香旁臨無地形他時散髮處最愛垂虹

亭飄然平生游捨我戴吳星欲往獨不得都門看
揚舫到縣問疾苦為予求所經當知種牧地往往
菱浦青三江斷其二泮水何由寧不可解疑是八州水未入太
湖故云與後送洛碎微子好古者此歌尚誰聽
說引漳可見素志
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太湖名傳云自蠡蠡江
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垂虹亭在
吳江縣○楚詞乘舫船余上沅兮注舫船牕牖
或曰舫船名也

送裴如晦即席分題三首

以黯然銷魂惟別而已為韻擬而推字韻作

飄然五湖長昨日國子師綠髮約略白青衫欲成
緇牽舟推河水去與山水期春風垂虹亭一盃湖

一卷

四

上持傲兀河濱客兩忘我與而能復記此飲詩成
酒淋漓

柏玄傳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莊子大宗師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其二

十月潁水水問君行何為行不顧斗米自與五湖
期平生湖上游幽事略能知此後君最樂窮年得
游嬉彩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牽強不鳴鼓上洞
庭笑着紅橋垂漠漠大梁下黃沙吹酒旗應憐故
人意回首一相思

周禮考工記梓人為筍虞小首而長搏身而瀉若其者謂之鱗屬以為筍斤攬潤援箴之類必

深其入出其目作其鱗之而鄭氏云謂肯與之
獸也深猶藏也作起也之而頰頰也後人讀書
不多妄以意改前輩之
作如此者不一可歎也

其三

邂逅君子堂一杯相與持便應取酪酊萬事不足
惟平明蔡河風回首成差池獨我漫浪者尚得行
相追磨刀鱸嚴冬宿昔少陵詩還當捕鱸魚載酒
與我期甫里松菊盛洞庭柑橘垂文章為我唱不
數陸與皮

子美贈姜少府詩姜侯設鱸當嚴冬又洪名磨
刀魚眼紅。陸龜蒙居于甫里自號甫里先生
集有把菊賦。洞庭在大湖心韋詩書後欲題
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皮日休詩有松陵唱

一卷

五

和集謂陸龜蒙也又日休為
吳從事日龜蒙以其業造焉

韓持國從富井州碑

韓侯冰玉人不可塵土雜官雖衆俊後後名字爰旬
磕井州天下望撫士威愛匝千金棄不惜賓客常
滿閣遙聞餘風高為子置一榻親交西門錢百馬
驕雜選子材宜用世談者為嗚咤矧今名主人氣
力足呼故推賢為時輔勢若朽易拉謂薦賢如拉
朽似不切
會當薦還朝立子在闔闔惜哉秣騏驎賦以外禽
合咨予栖栖者氣象已摧塌他年佐方州說將尚
不納此語却
如有憾况於聲勢尊豈易取酬若有如持寸

蓬未足撼鞶韞顧於山水間意願多所合此一轉至

耿荒廬與韶石少小已嘗蹋風游會稽春雪宿天

柱臘淮湖江海上海上慣食鰕蟹蛤西南窮岷嶓東北

盡濟潔身雖未嘗歷魂夢已稠杏荆溪最所愛映

燭多廟塔溪果點丹漆溪花園綉罨扁舟信所過

行不廢樽榼一從捨之去霜雪行滿頷思之不能

寐蹙若蚊蚋嗜方將築其濱畢景謝噤嗜安能孤

此意顛倒就衰颯惟子予所嚮嗜好比鵜鰈何時

歸相過游履尚可蠟送人赴并門乃多說江湖

韓維字持國穎昌人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

一卷

六

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

諭近且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

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維好古嗜學安

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不赴

除國子監主簿富弼安撫河東辟維管勾機宜

文字按待國猶辭館閣今乃為富公始心家至

和二年春也。衛玠玉人樂廣冰清。子虛賦

一榻去則懸之。班東師古曰於邑短氣兒於音烏

退之雜說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菜一碩。第

五倫傳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

乘乎。淮南子兵略訓若輕之與鞞注鞞鼓鞞

石見別注公嘗侍楚公為韶州故云。天柱在

舒州荆溪在常州。莊子蚊虻虻蝥。畢景落

日也。爾雅釋地東方有比目魚。一兩片相

合兩目相比乃得行其名為鰈。又南方有比翼

鳥狀如鳧名曰鵜。翼一目相得乃飛。色青赤

不比不能飛。阮孚好著蠟屐。

寄吳冲卿

物變極高殊心通繞一曲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與君語承華念此非不夙恨無數頃田歸講使成熟當官拙自計易用忤流俗窮年走區區得謗大如屋歸來汚省舍又繼故人躅相逢祇數步吏案常填目切磋非無朋阻闊嗟何速孤危失所助把卷常恨獨虛名終自誤繆恩何見覺清明有冲卿奧美如晦叔時謂當選外屈指尚五六揆才最不稱饗寵寧無惡殷勤故人書紙尾又見勗君雖好德言我自望忠告易稱動不括傳論大明服進

十卷

七

為非成材罪恐不容贖歲殘東風生陝樹塵翳翹

何緣一杯酒談笑相追逐

承華大子門名。冲卿謂吳公充按充為吳王宮教授他官多與宗室狎無誨導之誼充獨以嚴見憚為館職時歐公知同州充上言脩以忠直蒙獎擢不宜用讒棄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大臣希旨欲隆其禮王洙為院長院吏以印紙行文書而寮屬不知充即後開封府治吏罪觀此則充之清明可知矣國史稱充神彩秀徹辭氣溫厚內行脩飾仕孤立無與然余每怪晦叔將召試終謙避不進所業朝廷知其意不復索徑令試而充乃自獻所為文除集賢校理然當時獻文得試者例皆然不足害充之賢也。晦叔謂呂公著皆公平生之交據晦叔家傳公自單州歸益研精講學無進趨之意嘗與王介甫相對而歎曰今天下雖小康然堯舜之道不可復行以故求闕局將以遂其志公初列館閣與安石友善安石博辯有文同舍莫敢與之抗

獨公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出守常州求贈言
公告以四言曰莊重靖密安石至郡萬書於公
曰蕭官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
長者臨察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
也消吾於晦叔見之矣又謂人悔叔為相吾輩
可以言仕矣。易繫動而不括。傳信二。三
年周書有之乃大明服。顛况詩白沙江草趨塵然。

韓持國見訪

余生非匏瓜於世不無求弱力憚耕稼衣食當周
流起家始二十南北今白頭愁傷意已敗罷病恐
難瘳江湖把一節屢乞東南州治民豈吾能間僻
庶可偷謬恩當徂冬龜勉始今秋豈敢事高蹇茫
然乘本謀撫心私自憐仰屋竊歎強騎黃飢馬
欲語將誰投賴此城下宅數家故人留攬衣坐中
庭仰視白雲浮白雲御西風一向滄洲安得兩
黃鶴跨之與雲遊

公上富公書與詩語略同今擬附於此書云某
切自度守一州尚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州
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
脫去非獨為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
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其生平所
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誠望閣下
哀其至誠裁賜一小州幽間之區寂寞之濱其
於治民非敢謂能也。地間事少夙夜悉心
力易以塞責而免於官。也。寒朝傳及其歸
舍口雖不言而作屋竊歎。白雲終歸滄洲言
已不能如雲德眷錄仕也。故前有豈敢事高蹇之句

思王逢原

自吾失逢原觸事輒愁思豈獨為故人撫心良自
悲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誰能謀我語聽
者誰朝出一馬驅暮歸一馬馳馳驅不自得談笑
強追隨仰屋卧太息起行涕淋漓念子冢上土草
茅已紛披婉婉婦且少榮榮一兄婺高義動閭里
尚聞致財貲嗟我衣冠朝略能具饘糜葬祭無所
助衰哀作哀顏亦何施聞婦欲北返跂予常望之寒
汴已閉口此行又參差又說當產子產子知何時
賢者宜有後固當夢熊羆天方不可恃我願適在
茲我疲學更誤與世不相宜宿昔心已許同岡結

十卷

九

茅茨此事今已矣已矣尚誰知渺渺江與潭茫茫

山與陂安能久竊食終負故人期沉著慷慨真肝藎之悲也

逢原諱令廣陵人卒於嘉祐四年年二十八娶吳氏有賢行一婦孀居時公自群牧判官奉使畿縣將乞常州又歐公云群牧司領內外坊監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豈不能略助葬祭耶○據公作逢原誌夫人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然逢原之後卒亦無聞焉天其真不可恃乎○謝宣遠詩崑已畏女朋勇退不敢進皆指當時而言今竊食之詩作於逢原既亡之後尤見公篤於友義不忘平生切磨之言

登景德塔

放身千仞高五字便別北望太行山
色屋如蝟冢蔽虧
雲霧間念此屋中人
當復幾人閑
雞鳴起四散暮

夜相與還物物各自我誰為賢與頑賤氣即易凌
貴氣即難攀乃有低視一世下侶漁樵愧予心未

齊使首一破顏

鶴鳴于垤注蟻冢也此即邑屋蔽虧塵霧之意
○唐詩身得幾時活眼開終日忙亦此意也

和貢父燕集之作

馮侯天馬壯不羈韓侯白鷺下清池劉侯羽翰秋
欲擊吳侯葩萼春爭披沈侯玉雪照人潔瀟洒已
見江湖姿唯予貌醜駭公等自鏡亦正如蒙俱忘
形論交喜有得杯酒邂逅今良時心親不復異新
舊便脫巾履相諧嬉空堂無塵小兩定濃綠翳水

一卷

十一
三十九
九三

浮秋曦高談四坐掃炎熱木末更送涼風吹此歡
不盡忽分散明月照屋空參差平明餘清在心耳
洗我重得劉侯詩劉侯未見聞已熟吾友稱誦多
文辭才高意大方用世自有豪俊相攀追咨子後
會恐不數魂夢又向東南馳何時扁舟却顧我還
欲迎子游山陂

馮京韓維劉攽吳充沈遘皆同席○荀子仲尼
之狀面如蒙俱注俱音欺方相也其首蒙茸○

寄王逢原

北風吹雲埋九垓草木零落空池臺六龍避逃不
敢出地上獨有寒崔嵬披衣起行愁不愜歸坐把

卷圖且開永懷古人今已矣感此近世何為哉莊
一作韓百家藝天起孔子大道寒於衣儒衣紛紛
欲滿地無復氣焰空煤炷力排異端誰助我憶見
夫子真奇材梗楠豫章繁白日祇要匠石聊穿裁
我方官拘不得往子有閑暇宜能來晤言相與入
聖處一取萬古光芒迴

惡古

古之士方窮材行已云貴大臣公聽采左右不得
蔽或從蒿藜間入據廊廟勢小夫不敢望云我非
其彙朝游觀者羞暮出逢者避所以後世愚人

十卷

十一

願高位

只一羞字映前注得明暢

身雖窮阨未遇不害其材行之可貴。言始之貧賤游於途而人羞與之為伍暮而忽貴逢者避之言其進猝暴非有其素所以啓浮躁之風而使三尺童子皆斐然有公卿之心也

寄孫正之

少時已感韓子詩東西南北俱欲往新年尤覺此
語悲恨無羽翼超惚恍肺肝欲絕形骸外涕洟自
落衣巾上此憂難與世共知憶子論心更惆悵

兒女
開意

正之名侔字少述吳興人文甚奇古內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鄰不與通也。慶曆皇祐中與王安石曾輩游名聞江淮屢舉進士不中。母病革因嗚咽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吳門吳興。

丹陽揚子閻士大夫敬畏之知揚州劉敞薦之
曰俾之為人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
授校書郎揚州州李教授王陶韓維等薦俾可
備侍從朝廷除官並不赴安石少與俾友善兄
事俾及安石為宰相迫過真州俾待之如布衣
時然俾晚年性卞急至於罵坐怒鄰論者以為
年耆而德衰也初王回常秩王令與俾皆有盛
名令行能尤異諸公稱述之令最早死回亦不
壽秩仕差顯惟俾以不仕終始退之感春詩
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

惜日

白日照四方當在中夫留春風地上行當與時周
遊和氣所披拂槁乾却濕柔愛欲傳萬物勢難停
一州棲棲孔子者惜日此之由不能使此邦利澤
施諸侯豈若駕以行使我遇者稠當時三千人齊

宋楚陳周小者傳吾粗大能傳奧幽道散學堙聖
衆源乃常流吾初如匏瓜彼亦孰知丘惟士欲自
達窮通非外求豈必相天子乃能經九疇天一
行雖耻強勉閉戶非良謀天一

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
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一

鴈湖李

壁

箋註

須溪劉

辰翁

批點

古詩

兩馬齒俱壯

據此古詩二十八首雖無歲月可考然第七首有解后亦專城之句當是嘉祐元年二年之間知常州時作又第十首有行觀蔡河上又吳士知力弱之句按嘉祐三年開京城西葛家岡新河直城南疑即指此又二十三首詠麒麟按交趾貢獸號麒麟亦是嘉祐三年事則公賦此詩二十八篇嘉祐初年作無疑矣今兩馬齒俱壯詩一以指方為特用而自喜欲前者一

以指困於羈束而恨不獲駉力者是時文富並相賈文元時為樞使不知意竟為何人或別有所謂也公詩豈為文富輩貴人哉其一慷慨求凡其一歛退方自重求用者不知所指自重則公是也語極蕭然有可想見

兩馬齒俱壯自驕千里材生姿何軒軒或是龍之
妍一馬立長衢顧影方徘徊一馬裂街轡奔嘶逸
風雷立豈飽芻豆戀棧常思迴犇豈欲野齒又羈
羨駑駘兩馬不同調各為世所猜問之不能言使
我心悠哉

栢靴出卦曹爽蔣濟謂司馬懿曰靴則暫矣駕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莊子騏驥不盡其

用反有羨於
駑駘

春從沙磧底

春從沙磧底轉上青天際
靄靄桑柘墟浮雲變姿
媚游人出暄煖鳥語辭陰翳
心知歸有日我亦無
愁思所嗟獨季子尚客江湖
溘萬里卜鳳凰飄飄
何時至

杜詩春從沙際歸。莊公二十四年初懿氏卜
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
鏘詩意指婚姻
事當是純用

晨興望南山

晨興望南山不見南山根
草樹露顛頂樛枝空復

一卷

二

繫銅餅取井水已至尚餘温
天風一吹拂的皪成

與璫

此井亦是實境第言在巖
疑中尚自如玉有以自見

璫美玉君所佩也。詩意俚俗卒不究本根
徒尋技葉如人於井必汲而後得清甘也末
似言學能變化氣質猶水得風凝結為冰如美
玉然詩無此意與杜笏西山清曉卷書同趣

結屋山澗曲

結屋山澗曲挂瓢秋樹顛
鳴不中律呂時時驚我
眠吾兒亦惡聒戮力事棄捐
止我為爾歌不如恣
其然秋風動地至萬竅各啾喧
一瓢雖易除豈在
有無間爍爍山下石泠泠
手中弦臨流寫所愛坐
聽以窮年

憊不相妨

逸士傳許由隱箕山以手摩水飲之入遺一瓢
得取飲飲訖掛於樹上風吹歷歷作聲尚以
為煩遂去之○言瓢得風而
鳴○莊子作則萬竅怒號

朝日一曝背

朝日一曝背欣然忘夜寒樵松煮澗水既食取琴

彈彈作南風歌歌罷坐長歎俯仰自足而有憂世之心非為已繼已寒

也
寤彼栖栖者遺世良獨難語不多而怨長
列子楊朱篇云昔宋國有田夫常衣組屨僅以
過冬暨春束作白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夏
奧室綿纒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
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樵松以松為樵○樂
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家語載南風之歌
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
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公意在厚民不與隱者
之獨善也

黃菊有至性

團團城上日秋至少光輝積陰欲滔天况乃草木
微黃菊有至性孤芳犯羣威采采霜露間亦足慰
朝飢

少狂喜文章

少狂喜文章頗復好功名稍知古人心始欲老蠶
耕低回但忘食邂逅亦專城仰慙冥冥士俯愧擾
擾良夜未遽央青燈數寒更撥書置左右仰屋
慨平生無論相業如何此豈志富貴者每誦慨然傷懷

古詩四十專城居○鳴飛冥冥指
高世之士俯愧言無德以與民

消消乳下子

三戰敗不羞。一官遷輒喜。古人思慰親。愧辱寧在已。於陵避兄食。織履仰妻子。恩義有相權。紮身非至理。

詩中雖無此句而實言人子之事別本作三戰三戰不羞。左氏三敗及韓管仲曰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廬江毛義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往候義。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喜。奉者志尚士。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也。此詩似為孫作。正之輩發。

少年見青春

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嫵媚。身雖不飲酒。樂與賓客

十一卷

醉一從鬢上白。百不見可喜。心腸非故時。更覺日月駛。聞歡已倦。往得飽。還思睡。春歸只如夢。不復悲。憔悴寄言少年子。努力作春事。政是妙寄亦勿怪衰翁。衰強自然異。語不深傷而悲動左右

白日不照物

白日不照物。浮雲在寥廓。風濤吹黃昏。瓦屋更紛泊。行觀蔡河上。負土知一本作私力弱。隋堤散萬家。亂若春蠶箔。仍聞決數道。且用寬城郭。婦子心號呼。西南漫為壑。

蔡河屬開封祥符縣。按蔡河之始自建隆元年。始命右領軍衛將軍陳承昭督丁夫導閼水自

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
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
南為閩河東南為蔡河至開寶六年三月始改
閩河為惠民河。言堤決倉卒苦民徙避如蚕
箔然。○疏河流以分水力使不啻州縣。○此詩
疑在嘉祐初年所作按嘉祐三年正月有司言
至和中大水京城罹其患請自祥符縣界葛家
岡穿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
以紓京城之患於是發官卒調民丁鑿河凡九
月而成號為永濟河今詩且用寬城郭西向漫
為壑者注
往指此

草端無華滋

草端無華滋陰氣已盤固
暄妍却如春歲晚曾不
寤一裘可以暖貧士終難豫
忽忽遠枝空寒虫欲
坏戶

二卷

十一

一日不再飯

一日不再飯飯已八九眠
忽忽返照閣頓羸不可
遷筋骸微纏束肺腑鼎鑊煎
長往理不惜高堂思
所牽

楊雄解嘲微以糾纏注云微糾纏皆
繩也。○禮記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秋枝如殘人

秋枝如殘人顏色先憔悴
微寒吹已空性命一何
脆寧當記疇昔葩葉相嫵媚
歲行雖使然好殺豈
天意

此詩言盛衰消息之理。○言天
至秋雖肅殺而實寓生物之意

青青西門槐

人情其阿諛我獨倦請謁尤於權門踈萬事亦已
拙平生江湖期夢寐不可追青青西門槐少解馬
上唱

淮南子武王蒞暘人於樹下。此詩意雖高而語淺露恐非公作

天下不用車

天下不用車人人乘馬馳王良雖善御攬轡欲從
誰漢武伐大宛殺人若京坻孝文帝却走馬獨行先
安之萬物命在天取舍各有時陰陽更用事冬暖
豈所宜卞氏強獻玉兩刖亦已癡幸終遇良工已

剖得不疑

王良古之善御者言中既不用則王良雖以善御名亦無所施其巧矣。漢西域傳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乃遣使者持千金以請宛王愛其馬不與於是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殺宛王得馬三千匹賈楸之博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騫車在前禹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二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遂還馬與道里費。新序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使人問之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乎而戮之以謾此臣所以悲也共王乃使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

山田父欲拆

山田久欲拆秋至尚求兩婦女喜秋涼踏車多笑
語朔雲卷衆水慘淡吹平楚橫陂與直塹疑即沒
州渚霍霍反照中散絲魚幾縷鴻蒙不可問且往
知何許歌眠露下舸側見星月吐老成無所不具龍骨已
嘔啞田家氣不苦

木蘭行塵刀霍霍向猪羊 韋應物詩昨別今已春鬢綠生幾縷

聖賢何常施

聖賢何常施所遇有伸屈曲士守一隅欲以齊萬
物喪非不欲富言為南宮出世無子有子誰能救
其失

一一卷

七

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曲士拘拘不足語此。莊子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世謂仕而失位非死喪之喪也。檀弓上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是非夫子之言也

散髮一扁舟

散髮一扁舟夜長眠屢起秋水瀉明河迢迢藕花
底自是好語愛此露的皪復怜雲綺靡諒無與弦歌幽
獨亦可喜

許彥周詩話云荆公愛看水中影比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晴蓓漲春綠周遭俯視紅影移魚柳皆觀其影也

道人北山來

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崗。舉手指屋脊。云今如此。長開田故歲。收種果今年。嘗告叟去後。來耘耜尚康強。死狐正首丘。遊子思故鄉。嗟我行老矣。墳墓安可忘。

我字別本作我。此俗人誤改。公在政府與沈道原書曰。上聽。非日。濟然。流俗。後。膏。未有已時。亦。安。能。夕。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栢。聞。修。雅。說。已。極。長。茂。一。兩。日。令。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檀。弓。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也。

今日非昨日

今日非昨日。昨日已可思。明日異今日。如何能勿

十一卷

悲當門五六樹。上有蟬鳴枝。初聽尚壯急。暮聞已衰遲。仰看青青葉。亦復少華滋。萬物同一氣。固知當爾為我友。南山居笑談。解人頗分我。秋栢實問言。歸何時。衣冠污窮鹿。苟得猶苦飢。低回歲已晚。恐負平生期。

楞嚴經云。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匡衡傳。匡說詩。解人。闕注。使人笑。不能止。

秋日不可見

秋日不可見。林端但餘黃。杖藜思平野。俛仰畏無光。栗栗澗谷風。吹我衣與裳。娟娟空山月。照我冠上霜。隋分自然不著一語。送姪。要絕人以爲未盡未悟口已多。

黃謂黃落也

騏驎在霜野

騏驎在霜野，低回向衰草。入柅聞秋風，悲鳴思長道。黃金作鞭轡，粲粲空外好。人生貴得意，不必恨枯槁。

悲哉孔子沒

悲哉孔子沒，千歲無麒麟。蚩蚩盡鉏耨，此物誰能珍。漢武得一角，燔烹誣鬼神。更以黃金鑄，傳誇後世人。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

十一卷

九

然後取之。嘉祐三年交趾貢異獸二其國自稱為麒麟或疑為非麟或疑為山犀或疑為豹牛及回詔但稱得異獸今詩未知指此事否味公之意疑其因以託興謂世之識真者鮮耳。漢郊祀志武帝元符元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鹿然有司曰陛下南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為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此謂燔烹誣鬼神也本紀直作獲白麟書大始二年又詔更鑄黃金為麟趾裏蹠曰協端

秋庭午吏散

秋庭午吏散，予亦歸息。漚豈無佳賓客，欲往心獨懶。北窻古人篇，一讀三四反。悲哉不早計，失道行晚晚。

秋日在梧桐

秋日在梧相博陰如急轂冥冥蔽中庭下視今可
曝高蟬不復嘒稍得寒鴉宿日遠有衰翁行歌待
春綠

日如車行之速也向苦桐陰之繁今則疎而可暴矣

我欲往滄海

我欲往滄海客來自河源手探囊中膠救此千載
渾我語客徒爾當還治崑崙歎息謝不能相看海
翻盜客止我且往濯髮扶桑根客是親見其言如與乎沉末
春風吹我舟萬里空目存此無所柰何直相流而已

河出崑崙。抱朴子寸膠不能理黃河之濁。此正本澄源之意謂不當徒治其末。

十一卷

前日石上松

前日石上松斲移沙水際青青折釵股俯映幽人
砌蟠根今鬯茂落子還蒼翠三年一楮葉世事真
期費

列子說符篇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三年而成鋒殺並柯莖芒繁澤亂之楮葉中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莊子券外者忘乎期費。

日出堂上飲

日出堂上飲日西未云休主人笑而歌客子歎以
愀指此堂上桂始生在巖幽雨露飽所滋凌雲亦

千秋所託願永久何言值君收乃今卑濕地百蟻
上窮鏤丹青空外好鎮壓已堪憂為君重去之不
使一蟻留蟻力雖云小能生萬蚍蜉又能高其礎
不爾繼者稠語客且勿然百年等浮漚為客當酌
酒何豫主人謀

爾雅蚍蜉大螻小蟻曰螻通名也其大者別名
蚍蜉此詩意有所比喻而其詞甚微。此詩上
以喻君客以喻臣堂以喻君柱以喻臣堂上主
人居安而忘危為客者視其臺壞已甚將有鎮
壓之憂為主入圖所以弭患此臣不忘君卷卷
之義更張之念疑始於此又公弟平育有詩不
云堂上有遺蠶堂下無聚蠶但知嗜蠶求不
以一兩至浸淫蠶蟄生穴柱從此始辭生亦知言
信矣當
稟智

公詩卷之十一

荆文公詩卷之十二

鴈湖李

壁

箋註

須溪劉

辰翁

批點

古詩

孔子

聖人道大能亦博學者所得皆秋毫雖傳古未有
孔子蟻螻何足知天高桓魋武叔不量力欲撓一
草搖蟠桃顏回已自不可測至死鑽仰忘身勞

史記顏子曰夫子之道至大遠天下莫能容也
公孫丑章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者也
如公言則子貢為蟻螻耶○莊子丘之於道也
其猶醯雞與注醯雞者甕中之蟻螻○桓魋欲
殺孔子叔孫武叔毀仲尼猶蚍蜉而撼大樹○
言顏回所造已深於夫子猶有高堅之難

楊雄三首

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蒼旻光明所照耀萬物成冬
春揚子出其後仰攀忘賤貧衣冠眇塵土文字爛
星辰歲晚天祿闕強顏為劇秦趨捨迹少邇行藏
意終隣壤壤外逐物紛紛輕用身往者或可返吾
將與斯人

雄劇秦美新見於文選注云雄仕莽朝見莽數
害正直之臣恐已見危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
甚以新室為美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
○邇字恐是遠字或苟字又謂迹若淺近然○
此貞植傳天下壤
壤皆為利往

其二

子雲遊天祿華藻銳初學覃思晚有得晦顯無適
莫寥寥鄒魯後於此歸先覺豈嘗知符命何苦自
投閣長安諸愚儒操行自為薄謗嘲出異已傳載
因踈略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扣馬觸兵鋒食
牛要祿爵小知羞不為况彼皆卓犖史官蔽多聞

自古喜穿鑿

法言今之學者非特為之華藻也。雄始好詞
賦擬相如以為式晚以為賦勸而不止又類以
俳優非法度所存於是輟不復為而大覃思渾
天攸周易作大玄象論語作法言泛然而仕不
以顯晦累心故三世不徙官。莽既以符命自
立劉歆子棻獻之莽投棻四裔舜所連及便收

卷十一

二

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使者來欲收雄雄從閣
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
此故曰豈嘗知。言此事出於愚儒以已度雄
又有嫉雄而造謗者史官不察因遂實之而雄
焉有是。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左右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扣馬之諫
恐不應與食牛負鼎同指為不可信。萬章上
或曰百里自鬻於秦養性者五羊之皮食牛以
要秦繆公。曾子固言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
以割烹要商湯孔子主離疽瘠環孟子皆斷以
為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攷之知其不然也
觀雄之所樹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
也豈不猶孟子之意哉

其三

子雲平生人不一作莫知知者乃獨稱其辭今尊子
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聖賢樹立自有師人

數知不知無以為俗人賤今常貴古子雲今存謹汝

漢文帝

輕刑死人衆喪短生者偷死人衆非輕者意也生者偷生者罪也後人据

是非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露臺惜百金灑陵

無高丘淺恩施一時長患被九州語少刻第嚴重如史筆

文帝十三年詔夫刑至斷支解刻刑膏然身不

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其除肉刑有以爲之

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之○孟子齊宣王

欲短喪漢文遺詔云朕蚤不德亡以佐百官

崩又使重服以離寒暑之數然則前此臣聞皆

服三年喪也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禮大分

九月小功五月緦三月遺詔云其令天下吏長

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又云服大經十五日小

紅十四日緦七日是教人以偷薄○周人之金

秦始皇

天方獵中原狐兔在所憎傷哉六孱王當此鷲鳥

膺搏取已掃地翰飛尚憑凌逝將跨蓬萊以海爲

丘陵勒石頌功德羣臣助驕矜舉世不讀易但以

刑名稱蚩蚩彼少子何用辨堅冰

張耳傳貫高曰吾王暴王也○始皇紀注執馮鳥

鷲膺突向前其性悍勇○始皇二十八年齊人

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去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作琅琊臺立石刻頌功德末云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秦焚書既專事刑名獨易以卜筮之書雖免於焚而不讀矣胡亥始皇之少子

韓信

韓信寄食常歉然邂逅漂母能哀憐當時噲等何由伍但有淮陰惡少年誰道蕭曹刀筆吏從容一語知人意壇上平明大將旗舉軍盡驚王不疑擣兵擊楚淮半涉一作救兵半涉從初龍且聞信怯鴻溝天下已橫分談笑重來卷楚氛但以怯名終得

卷十一

羽誰為張費兩將軍

信傳家貧無行常從人寄食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又信微時淮陰少年侮信令出跨下信王齊刀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觀此則少年亦信之徒非噲等敢望。信數而蕭何語奇之信亡何不及以聞自追之。班固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王召信拜為大將何曰王素嫚無禮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且佯不勝還走且果喜曰固知信快也遂追信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度即急擊殺且。羽自知少助食尽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乃与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漢王欲歸張良陳平諫乃徵信引兵會垓下遂滅楚。襄二十七年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少年侮信雖長

大好帶劔法耳信熟視俛出其跨下一市皆笑
信以為怯然則信自微時已有怯名矣。漢五
年信將三十萬垓下自當羽孔將軍居左費將
軍居右高帝在其後絳侯柴武在高帝後又與
漢書不同此言兩將軍猶腹背之毛其實當羽
者信也。觀史記乃亂將軍諸本作張字誤

叔孫通

先生秦博士秦禮頗能熟量主欲有為兩生皆不
欲草具一王儀羣豪果知肅黃金既徧賜短衣亦
已續儒術自此凋何為反初服

通秦時以文李徵待詔博士後以對羣盜特員
竊二世說拜為博士言但知秦禮而已不足
知三代之禮樂也。始漢儀務為簡易羣臣醉
至拔劔擊柱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禮因時世
人情為之節文臣頭頗米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此云

卷

量主欲有為者為是也方通魯諸生有兩生
不肯行曰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
不行公往矣無污我。草具謂綿蕪也漢贊叔
孫通舍抱鼓而立一王之儀。漢七年長樂宮
成諸侯朝十月始用通所制儀自諸侯王以下
莫不震恐肅敬。通為朝儀竟賜金五百斤既
出皆以賜諸生。通始降漢儒服漢王憎之乃
變其服短衣楚製至是始易其衣不復為短衣
。楚辭退將復脩吾初服意言通
既自貶以從時雖返儒服何益

東方朔

平原狂先生隱翳世上塵材多不可數射覆亦絕
倫談辭最談怪發口如有神以此得親幸賜予頗
不貧金玉本光瑩泥沙豈能埋時時一悟主驚動
漢庭臣不肯下兒童敢言詆平津何知夷與惠空

復忤時人

楷先生續滑稽傳云朔上書用三千奏廣詔拜
為郎數賜縑帛擔揭而去人主左右諸郎半呼
之為狂朔曰如朔嘗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
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庭間者也古
之人乃避世於深山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
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全身何
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上知朔多端召問朔
何恐侏儒為材多不可數亦多端之意。朔稍
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中朔得之連
中輒賜帛。朔雖談笑然觀察顏色直言切諫
。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滑稽傳云建章宮
後閣有物出焉其狀如麋朔曰所謂騶牙者也
逸方當耒歸義後昆邪王來降漢乃後賜東方
生錢財甚多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
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
愛幸朔斥董偃不得侍酒宣室且言偃以人臣
私侍公主敗化亂禮傷王制乃國家之大賊人
主之大賊罪當斬又言禹孔之斬其變為篡上

卷

為更置酒北宮又諫廢苑園陳孝文時事以諷時
時一悟主謂此也。本傳自公卿在位朔皆教
弄無所為屈故言不肯下兒童。上嘗問朔方
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憂侯始昌司馬相
如汲黯膠倉終軍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閔達溢
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朔對臣觀其插齒牙
樹頰胥吐唇吻擢項頤結股腳連睚尻透蛇其
迹行步僂佞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平
津治謂此。揚子或問東方朔名過實者何也
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又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
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注云朔非夷曠而尚取容依約玩弄於世何所
比哉何知夷與惠謂朔雖時直言有補然其實
不足以及夷惠也陳無已亦云東方生和而近
汚然不同也為柳下氏而過之者乎孔子謂季
柳下惠未有如魯之男子
者也解誤政謂不夷不惠耳

揚劉

人各有是非犯時為患害唯詩以謫諫言者得無
悔厲一作王昔監謫變雅今尚載末世忌諱此
理寧復在南山詠種豆議法過四罪玄都戲桃花
母子受顛沛疑似已如此况欲諄諄誨事變故不
同楊劉可為戒

監謫事見國語然召穆公几伯齊武公芮伯皆
作詩刺之今民勞板蕩抑桑柔等篇尚載於大
雅○揚渾渾為孫會宗書其詩曰田彼南山蕪
穠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
貴何時注蕪穠言漢庭之荒亂也帝見書惡之
廷尉當揮大逆無道要斬故云過四罪○劉禹
錫召還宰相欲任以兩省即而禹錫作文都刺
看花君子詩語識念當路者不喜出為播州刺
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
十餘不能往當而其子死諫悲傷坐不孝治乃

臧倉

位在萬乘師孟軻猶不遇豈云貧與賤世道非吾
趣意行天下福事忤油然去命也固有在臧倉汝
何與

揚子雲解嘲孟軻雖連蹇猶為万乘師
○孟子臧氏之子安能使余不遇哉

田單

湣王萬乘齊走死區區燕田單一即墨掃敵如風
旋舞烏恠不測騰牛怒無前飄飄樂毅去磊砢功
名傳擗葬與剝降論乃愧儒先深誠可奮士王蠋

豈非賢

整整欲竭

潘王走莒淖齒殺之言以大周而困於弱燕自取之也。即墨大夫戰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拒燕。單食燕人恆之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取一卒東向坐師事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燕軍皆離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盡以五綵龍文東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勢十允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大駭敗走七十餘城皆沒為齊。單宣言曰吾懼燕軍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刺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圍吾城中塚墓慘先人可為寒心燕軍果盡掘塚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此言隄儒先以其用譎詐勝也。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一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將是助桀為虐

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士大夫高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比面於燕况在也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義王此謂單之功不及蠋也

戴不勝

昔在宋王所皆非薛居州區區一不勝辛苦亦何求懷祿詎有耻知命乃無憂此士自可憐能復識此不

言既懷祿則為竊位廉隅毀矣

陸忠州

虞人以士招御者與射比當時尚羞為况乃天下士英英陸中州學問輔明智低回得坎珂勲業終

不遂

孟子萬章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無人以
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又滕文公御者且羞與射
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嘗謂宣
公雖以忠諫名然使德宗呼之為陸九不敬孰
甚焉是必已有以致之
低田之語殆指此類

開元行

君不聞開元盛天子糾合雋傑披茲猖幾年辛苦
補四海始得完好無疽瘡一朝寄託誰家子威福
顛倒誰復理那知赤子徧愁毒祇見狂胡倉卒起
茫茫孤行西萬里偪仄歸來竟憂死子孫險不失
故物社稷陵夷從此始由來犬羊著冠坐廟堂安

卷

九

得四鄙無豺狼

韋后弒中宗矯詔稱制玄宗以臨淄王與劉幽
求鍾紹京等定策討亂或請先啓相王玄宗曰
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吾計失矣夜率五
騎入北軍誅韋氏安樂公主韋巨源武延秀等
相王即皇帝位王為皇太子又三年有天下。
玄宗覽鏡云吾雖瘠天下肥矣此補完之意。
寄託謂李林甫楊國忠。天寶十四載祿山反
次年幸蜀上自蜀還居于興慶宮上元元年為
李輔國逼遷西內悒悒以終。漢成趙后傳云
我危殺之注危險也春秋傳祀夏配天不失舊
物。漢書龔遂曰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師古曰
言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着冠者耳
又休猴而冠皆同此義
。張綱傳豺狼當道

相送行效張籍

一車南一車北身世怱怱俱有役憶昔論心兩綢

繆那知相送不得留但聞馬嘶覺已遠欲望應須
上前坂秋風忽起吹沙塵雙目空回不見人惜別

語近婦人極
難言之悲

晉王導傳西風塵起舉扇自蔽。詩
燕燕篇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即此意

陰漫漫行

愁雲怒風相追逐青山滅沒滄江覆少留燈火就
空床更聽波濤圍野屋情切憶昨踏雪度長安夜

宿木瘤還苦寒誰云當春便妍暖十日八九陰漫

漫極是恨痛今人以為
識者此世道之感也

李白詩北風三日吹倒江倒即覆也。木瘤地
名在舒州魏武有苦寒行。杜詩元日到人口

卷一二

未有不陰時。審戚飯
牛歌長夜漫漫何時旦

一日歸行

賤貧奔走食與衣百日奔走一日歸平生歡意苦
不盡正欲老大相因依空房蕭瑟施總帷青燈半
夜哭聲稀音容想像今何處地下相逢果是非悼

亡之作也古無
復悲於此者

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總帳。周
勃傳君不欲反地上耶欲反地下耳。漢武為
李夫人作歌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嫺嫺
其來遲遲樂天哭夢得夜臺暮齒期非遠但
問前頭得見無亦此意上三詩相送行恐謂司
馬公及韓持國呂晦叔輩陰漫漫恐指呂康卿
輩也一日歸行恐
是元豐五年時作

汴流

汴水無情日夜流不肯為我少淹留相逢故人昨夜去不知今日到何州州人物不相似處處蟬聲令客愁哀怨跌宕可憐南北志未一作就二十起家今白頭意不就二十

言逝水無頃刻之駐猶故人行不已也。楊雄傳下董用事諸附離者或起家至二千石

陰山畫虎圖

陰山健兒鞭鞞一作控急走勢能追北風及逶迤一虎出馬前白羽橫穿更人立回旗倒戟四邊動抽矢當前放蹄入爪牙蹭蹬不得施磧上流丹看來

卷十一

十一

濕胡天朔漠殺氣高煙雲萬里埋弓刀穹廬無工可貌此漢使自解丹青包堂上綃素開欲裂一見猶能動毛髮低回使我思古人此地搏兵走戎羯禽逃獸遁亦蕭然豈若封疆今晏眠契丹弋獵漢耕作飛將自老南山邊還能射虎隨少年只如此自有風

刺真得

盧綸擒豹歌捨鞍解甲疾如風人忽虎躡獸人立。白羽箭也。放蹄入謂馬蹄。李白胡馬歌白刃灑赤血流沙為之丹。唐人詩大雪滿弓刀。言胡人不能盡漢使自摹寫也。杜詩粉黛亦解苞。杜甫曹將軍畫馬歌縞素漠漠開風沙又丹青引詔謂將軍拂綃素。田敬仲世家馮因搏三國之兵。吳漢等贊戎羯喪其精膽注羯本匈奴別種又史記其民羯羗不均皆

健羊名言性健悍而不均。李廣傳廣在郡匈奴号曰漢飛將軍又廣傳吏當廣贖為庶人數歲與故穎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少陵詩杜曲幸有桑麻田欲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二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三

鴈湖李

壁

箋註

須溪劉

辰翁

批點

古詩

杜甫畫像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方能排天幹九地壯顏
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
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鏤語少惜哉命之窮顛倒
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
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

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
忍四海赤子寒飈颺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
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
少願起公死從之游

苕溪漁隱曰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
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
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南上書自稱
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
人竊恐轉死溝壑惟天子哀憐之觀此其窮可
知矣。甫至德二年自賊中亡走鳳翔謁帝拜
右拾遺旋以房琯罷甫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
坐是斥。傳稱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韞
居關切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邸為華州
司功關輔餓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自給
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郭從嚴武幾為所殺武
卒崔岷等亂甫往來梓葭間大曆中出瞿唐下

江陵泝沅湘。公不喜李白詩而推敬少陵。此特以其一飯不忘君而志常在民也。

吳長文新得顏公壞碑

魯公之書既絕倫。歲久更為時所珍。荒壇壞塚朽崖屋。剝落風雨埋煨塵。斷碑數尺誰所得。點畫入紙完如新。延陵公子好事者。拓取持寄情相親。六書篆籀數變改。訓詁後世多失真。誰初妄鑿姘與醜。坐使學士勞骸筋。堂堂魯公勇且仁。出遇世難親經綸。揮毫卓犖文驚俗。豈亦以此誇常民。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強勉方通神。詩歌甘棠美召伯。愛惜蔽芾由思人。時危忠誼常恨少。寶真此勿復令

埋堊

歐公集古錄叙好之已篤。則力雖不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宣。下更史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延陵謂長文也。○六書即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注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所謂字有六義者是也。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文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至秦焚燒先典。古文遂絕。李斯趙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程邈造。又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蓋秦厭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又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所稱妄鑿者。後來蕭衍評書三十六種之類。亦是也。大抵自秦改小篆作隸。書人益趨簡便。古法既變。字義浸譌。許叔重患其若此。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作說文解字十五篇。篆籀之體。由是粗可考。然得其真者寡矣。○梁鵠相魏以勤書自効。張伯英臨池。李書池水盡黑。皆勞骸筋者。李端伯記。二程語云。子弟九玩好。皆

物志
注見以
明達
心傳

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為著亦
自喪志如王真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
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
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杜詩書貴
瘦硬方通神。鄭駟敬殺鄧析君子謂子然不
忠詩曰蔽帝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萃思其人
猶愛其樹况用其道不恤其人乎歐公言使顏
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未必不寶也又云古人
豈皆能書獨其
賢者傳遂遠

荅揚州劉原甫

少食苦不足一官聊自謀為生况夏拙懷祿尚逢
留。龜勉詎有補強顏包衆羞謂我古人風知君以
相優君實高世才主恩正綢繆奇矣哀此民葉蒼
寧易投

卷十三

三

原甫知揚州在嘉祐元年二年三年國史傳啟
字仲原父袁州臨江人慶曆中舉進士廷試第
一編排官王堯臣以親嫌自列乃以為第二召
入朝判考功言夏竦謚文正不應法張貴妃追
號溫成皇后有請立忌者竦言太祖以來后廟
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
而廢古禮乎嘉祐四年裕饗群臣上尊號啟
言自寶元越禮以來不受徽號今二十年奈何一旦
增虛名而損實美仁宗從之禮官建白請以孝
章皇后以下四主饗於別廟不升合食啟奏九
經所載裕祭制度最明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
自漢以下皆引以為證所謂未毀廟者豈有帝
后之限哉國朝循守行之且百年今群臣不務
推原春秋之義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
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
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擴隔
四后不得合食于先帝臣竊恨之昔貢禹議罷
原廟丞相衡議遷郊兆群臣竊恨之昔貢禹議罷
謂周公孔子復生不可得變示帝信之然而通
人未以為當既而皆悔之則無及矣啟為人明

白修偉善論說當時學者未知崇尚經術獨故能傳經引義自六經諸子百氏至傳記小說無不通貫而文章尤敏贍在西掖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食頃九制數千言已就遇事多所建明以好幾議為執政所忌故知制誥積七年不遷卒年五十據此則公詩所稱高世才真不虛美矣。時通勉從事易否包羞位不當也公自注云來詩有因君古人風更欲投吾簪之句。北山移文昔聞投簪逸海岸。

寄鄂州張使君

昔人寧飲建業水共道不食武昌魚公來建業每自如亦復不厭武昌居武昌山川今可想綠水透迤煙莽蒼白鷗晴飛隨兩槳岸莽茸茸映魚網投老留連陌上塵思公一語何由往

卷十三

孫權黃武八年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就建業死不就武昌居

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

名絳

海隅山谷間人物最多處平旦息相吹連城默如霧闔王舊宮室丹漆美無度今為天帥府千里來赴愬元侯文章翁更以吏能著我我中天閣鳴玉改新步銜詔出梨嶺方為遠人慕旌旗滿流水冠蓋東門駐四坐共咨嗟疑侯不當去張仲稱孝友樊侯正求助名城雖云樂行矣未宜遽

莊子生物以息相吹也。五代史王審知封閩王。絳工於文詞為流輩所推神宗遇絳甚厚其卒也詔其家集平生之文章上之絳在中書審夷書詔多出其手居外所至有威名然傷於

急暴○絳自蓋鉄副使出知福州擢天章閣待
制如班侍從故云改新步○樂嶺之最高山
○詩疾誰在矣張仲孝友樊侯公自指也本傳
稱絳諂事公父子云○厚之到閩有詩謝京師
故人曰丹荔黃甘北苑茶芳君誘我向天涯爭
如大液樓邊看也北池南樹是花

傷杜醇

杜生四五十孝友稱鄉里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
子藝杖牧雞豚筠筒釣魴鯉歲時酤酒歸亦不乏
甘旨天涯一椽飯夙昔相逢喜談辭足詩書篇詠
又清泚都城問越客安否常在耳日月未渠央如
何棄子死古風以凋零好學少為已悲哉四明山
此事一作今已矣

已十三

斗

詩意謂有道者无所假於外而樂○漢楊惲答
孫會宗書率妻子戮力耕桑○鮑明遠東武吟
倚杖牧鷄純豚純同又郭景純江賦筒灑連鋒
罾罾比舡注筒灑罾罾取魚器也○公為鄞縣
常有書請醇入縣亭及在朝又數從越人問其
安否公厚醇如此其退之所稱董邵南之流乎
讀公詩可想見其人

哭梅聖俞

詩行於世先春秋國風變衰始栢舟文辭感激多
所憂律呂尚可諧鳴球先王澤竭士已偷紛紛作
者始可羞其聲與節急以浮真人當天施再流篤
生梅公應時求頌歌文武功業優經奇締麗散九
州衆皆少銳老則不公獨辛苦不能休惜無采者

人名道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
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餽疑此有物司諸幽
棲棲孔孟葬魯鄒後始卓犖稱軻丘聖賢與命相
楮矛勢欲強達誠無由詩人况又多窮愁李杜亦
不為公侯公窺窮阨以身投坎軻坐老當誰尤吁
嗟豈即非善謀虎豹雖死皮終留飄然載喪下陰
溝粉書軸幅懸無旒高堂萬里哀白頭東望使我

商聲謳

歐公亦有哭聖俞詩同此韻○王文康初見聖
俞文歎曰二百年死此作矣近臣薦公經明行脩
願得留為周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
詠聖化○道人宣令之官正義訓道為聚聚人

卷十三

六

而令故以為名○阮籍傳籍能為青白眼見禮
俗之士以白眼對之愁康來乃見青眼○岑樓
山之銳嶺者貴人謂歐公輩徒能資之而不能
薦也歐公歸田錄云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
終不得一館晚年為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
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唐書其妻刀
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糊口入布袋矣刀氏對曰
君於仕官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為
善對○司馬遷傳詩書隱約注隱憂也約岳也
饋均之曰餽說文云饋一蒸米也餽飯氣流也
大雅洞酌云可以餽饗其義同韓集南山詩或
如火燒煙或若氣饋餽○公所以得為國子監
直講者以近臣趙槩等薦然未足究其蘊猶不
薦也檀弓北面求諸語○公嘉祐五年死於京
師年五十九其孤增載其柩歸宣州○官小者
於制無旒○母仙遊縣太君東氏清河縣太君
張氏聖俞死時張氏猶在○商聲屬秋而悲窸
戚扣牛角而商歌謂作商聲也

遊章義寺

九日章義寺倦遊因解鑣拂榻寄午夢起尋北山
椒岑蔚鳥絕迹悲鳴惟一蜩歡言與僧期於此共
簞瓢斬松八九根窻壁具一朝伏檻何所見蒼蒼
園寂寥巖谷寒更靜水泉清不搖安得有車馬尚
無漁與樵神茂真觀復心明衆塵消陰嶺有佳客
儻來不須招

章義寺本齊集善寺唐改今名又改為法雲院
在蔣山寺西○山椒山陵也○道家云神住則
氣住氣住則形生世人多苦神氣散亂真觀何
從而復公所謂真觀者即元神非識神也

針祈澤寺

卷三

七

駕言東南還午針投僧館山白梅藥長林黃柳芽
短筇筍沙際來略約桑間斷春映一川明雪消千壑
漫魚隨竹影浮鳥誤人聲散翫物豈能留干時吾
自懶

按建康志祈澤寺在府城東驛路之北去城二
十五里宋少帝建○元結傳帶筇省而及舡獨
聳斷而揮車筇力丁切省息徑切取魚籠也○
武帝紀初推酒酷注推者步渡橋尔雅謂之石
也○
死今之略約是
也約音酌

答瑞新十遠

遠水悠悠碧遠山天際蒼蒼中有山水人寄我十遠
章我時在高樓徙倚觀八荒亦復有遠意千載不

相忘

瑞新死心禪師。公集有書瑞新道人壁必此人也。今附於此。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材能。數与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蘇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京師。聞其死者。知與不知。莫不爲之。而予志之。又久。以深宜其悲也。夫新之材信奇矣。然自放於世外。而人悼惜之。如此。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川王其謹題。

送文學士倅邛州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揚。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身選爲郎。擁書天祿閣。哥字校偏旁。忽乘駟馬車。牛酒

卷十三

過故鄉時平無諭檄不訪碧雞祥問君行何爲關

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豈特爲親榮

區區誇一方

文同志可也。上世自巴徙梓之永泰。登皇祐元年。高第嘉祐四年。任館職。以親老請通判邛州。誌稱志可資。廉方居家不問資產。所至尤恤民。事民有不便。如已納之。阱中必爲出之。而後已。退而齊居一室。書史圖。盈羅列左右。彈琴著文。寒暑不廢。事親孝。未嘗違去。晨暮恬於遠官。以便旨甘者。十有餘年。不趣時好。不避權仇。修其在已。而不求其在人者。安義志。命蓋超然自得。平居以言誨諸子。而自踐之者。其大旨如此。故九為之游。皆各節文行之士。顯用於今者。而公獨不為焉。命也。夫司馬溫公嘗遺書曰。志可襟韻。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光心服者。非特辟險而已。此一詩。雜用司馬王揚事。按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

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厉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亭厨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孝弟力田常選孝官僮子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孝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孝官諸生明經飭行者為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繇是大化蜀地孝於京師者比齊魯為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孝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據志可誌銘范子功作云其先文翁之化也○據志可孫因家為○司馬相如上林賦奏天子以為郎○劉察嘗從雄李作奇字○相如既拜中郎將建節乘傳往路西南夷至蜀太○以下郊迎卓王孫臨印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相如為郎會唐蒙發夷民千人韓潛萬余人通夜郎夔中巴蜀大驚恐於是遣相如責蒙因以撥

卷之三

九

論告蜀民以井上意○水經越雋有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鷄光景倏忽民多見之漢遣王褒往祭欲致其鷄馬道病卒褒碧鷄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鷄○漢宣帝時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召王褒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

送宋中道通判洛州

中道參政綬之子

漳水不灌鄴不知幾何時後世有史起乃能為可

為余嘗憐洛民為鹵半不治頗覺漳可引但為談

者嗤高議不同俗功成人始思東坡亦有為孫莘老說湖州事前輩

與否不能必也而可成夫子到官日勿忘吾此詩

魏史起引漳水溉鄴漳濁漳也按水經出上黨長子縣西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漢志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為群臣飲酒王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

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行田也以百畝
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豹不
知用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
魏之何內民歌之○馬鹵城地也

送張公儀宰安豐

縣屬壽州

楚客來時鴈爲伴歸期祇待春冰泮
鴈飛南北三兩回回首湖山空夢亂
秘書官聊自尉安豐百里誰復嘆
揚鞭去去及芳時壽酒千觴花爛漫

送陳諤

有司昔者患不公糊名謄書今故密
論才相若子獨棄外物有命真難必
鄉閭孝友莫如子我願卜鄰非一日
朱門奕奕行多慚歸矣無爲惡蓬蒿

孫長倩歸輝州

溪澗得雨潦奔逸不可航來得怪
江海收百川浩浩誰能量溪澗之日短
江海之日長兩語奇願生畜道德
江海以自方

送喬秀才歸高郵

薄飯午不羹空爐夜無爨寒自避席
烈烈風欺慢謂予勿惡此何爲向子歎
長年客塵沙無婦助親爨寒暄慰白首
我弟纔將冠遭迥歲又晚想見淮湖漫
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田園在戮力
且欲歸鋤灌行矣子誠然光陰未宜翫
負米力有餘能

無以讀書伴

雲山詩送正之

雲山參差碧相圍，溪水詰曲帶城陴。溪窮壤斷至
者誰予獨與子相諧，熙山城之西鼓吹悲水風蕭。
蕭不涵旗子今去此來無時，予有不可誰予規。



韓詩線絲相糾結狀似環城陴又詰曲思增繞
○韓榮李氏文出從于人既相諧嬉○李義山
○聖女祠詩一春夢兩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
○正之謂孫倅公之畏女誰予規之語足見公
始未嘗不樂聞忠告也



補注送宋中道通判洛州見鹵半不治許氏談文
鹵鹽地也東方謂之斤西方謂之鹵又此種傳
太公封於營丘地焉鹵注鹹地也○但為談者
蚩介甫既相遣程昉治漳水一方大騷竟无成功

王荆文公詩卷之十三



